

科幻小说

004

科幻小说

004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河 王逢振 选编

2004 ZHONGGUO NIANDU KEHUAN XIAOSHUO



漓江出版社

2004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王逢振 选编

ZHONGGUO NIANDU KEHUAN XIAOSHUO



江苏出版社

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星河 王逢振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
(2004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7-5407-3321-7

I .2... II .星...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043 号

2004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星河 王逢振 选编

责任编辑:沈东子

装帧设计:石绍康

责任校对:秦 灵

责任监印:黎福芝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78(发行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he@public.gph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

开本:890 x 1240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0 25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5407-3321-7/I·1997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序 言

一般来说，每逢世纪交替之时，总会引起人们对未来的格外关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诸如H. G. 威尔斯的《首批登上月球的人们》等优秀的科幻作品，为新世纪吹响了嘹亮的号角。但一个人一生一般只能赶上一次世纪更替，而我们所遭遇的却是一个千年之交，这对科幻发展也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在世纪之交过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曾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平缓趋势，除了上述时间因素，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科技发展本身趋于平缓；世界性文学趋势的影响（主要是纯幻想文学的影响，也是由于童年心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和蔓延所致），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文化领域出现变化所导致的影响。但是，正如《2003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序言”所言，“前两年一些于科幻不利的因素正在逐渐淡化和消退，而一些于科幻有利的迹象则已悄然来临和显现”。诸如人类对“非典”的战役，火星大冲的奇观，以及“神五”升空的壮景，甚至包括美国科幻电影的热潮，“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

因此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科幻文学再次升温，并再度呈现出一个阶段性高潮。

2004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刊物的日趋多元。

在2004年的科幻刊物领域，已不再是往年《科幻世界》一枝独秀的局面，而是进入了一个群雄并起、色彩纷呈的时代。

2004年9月，正值经典科幻杂志《科幻大王》纪念其创刊10

周年，不但形式上大张旗鼓，而且连续刊发了一批名家名作，特别是两院院士潘家铮的科幻作品。

2004年10月，《世界科幻博览》试刊号开始发行，这是一份拥有正式刊号的科幻刊物。该刊以刊载国外最新优秀科幻作品为主（翻译作品约占70%），第一时间报道国内外科幻最新前沿动态，同时遴选国内优秀科幻作品发表。该刊计划自2005年起以月刊形式出版发行。

一些科普刊物继续保留和新开科幻专栏。《知识就是力量》在保留科幻小说栏目的前提下，增设了介绍性的科幻文化栏目；《科学大观园》则正式新增科幻栏目，其中包括小说、评论及消息三大部分。

此外，其他一些刊物对科幻文学的重视，以及一些边缘性杂志的兴趣，都给了科幻作品以更多的园地。

二、图书出版的继续。

2004年，在科幻图书出版方面仍保持了此前的势头，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科幻小说丛书，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白鳍豚科幻小说系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牛仔褲·花衣裳（浪漫一身）丛书”等等。在科幻译介方面，《科幻世界》的“世界科幻大师”系列丛书继续受到广泛好评。其他出版社也零星出有科幻作品或选集。

此外，一些出版社在2004年继续进行科幻约稿工作，以备2005年出版。

三、理论建设的完善。

科幻理论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对中国科幻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科幻专业已开始招收第二届研究生，同时在导师吴岩的指导下，研究生们的研究工作已逐渐步入正轨，一批真正学术性的高质量理论著作的著述工作正在有步骤地进行，

以期结束此前中国科幻理论缺乏系统性的局面。

四、其他因素的影响。

2004年，其他一些对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有着良好影响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诸如各种网络征文的推动作用，儿童文学领域研究的深入，等等。

在2004年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和新问题。在一些优秀作品中，文字更加洗练，文学色彩更加浓厚；但与此同时，科技内涵及技术细节则有所弱化。另外，从题材来看，古代题材几乎泛滥；而在形式方面，则受纯幻想作品的影响更大。

与往年相同的是，我们还要在此申明：既然是设置主编的选集，就难免带有编选者的主观色彩，虽说在遴选过程中我们会做到尽量客观，但依旧不能保证“所有入选的作品都是最佳”，或者“所有最佳的作品都被入选”，因为这里面确实有主观差异和水平程度的问题。而且由于时间有限，以及有关版权的考虑，有些佳作未能入选，在此只能表示遗憾。

此外需要具体说明的是：本书所收录的作品均选自国内2003年11月至2004年10月的正式期刊：《震荡》一文原刊发于《科幻世界》2003年第11期，署名赵磊，我们按照作者通常的署名改回为“七月”；《新闻一则》一文原刊发于《知识就是力量》2004年第10期，原题为“假新闻”的形式，为格式统一，现重新拟名为《新闻一则》。特此说明，避免读者在查找原发刊物时感到困惑。

再次感谢对科幻文学十分热爱的东北网友armrow，他不但帮助联系作者，而且对入选与未入选篇目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

星河 王逢振

2004年11月

目 录

序 言	(1)
思想者	刘慈欣 (1)
圆圆的肥皂泡	刘慈欣 (19)
审判日	何 夕 (39)
潜入贵阳	凌 晨 (85)
车流如织	星 河 (134)
痛哭的人	星 河 (167)
关妖精的瓶子	夏 笳 (178)
关于PMP程序的故事	潘家铮 (190)
梦里乾坤	潘家铮 (215)
震 荡	七 月 (251)
克隆恩怨	白 墨 (277)
后 果	郭小峰 (308)
新闻一则	老 良 (314)

思想者

刘慈欣

太阳

他仍记得 34 年前第一次看到思云山天文台时的感觉，当救护车翻过一道山梁后，思云山的主峰在远方出现，观象台的球形屋顶反射着夕阳的金光，像镶在主峰上的几粒珍珠。

那时他刚从医学院毕业，是一名脑外科见习医生，作为主治医生的助手，到天文台来抢救一位不能搬运的重伤员，那是一名到这里做访问研究的英国学者，散步时不慎跌下山崖摔伤了脑部。到达天文台后，他们为伤员做了颅骨穿刺，吸出了部分淤血，降低了脑压，当病人改善到能搬运的状态后，便用救护车送他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的手术。

离开天文台时已是深夜，在其他人员向救护车上搬运病人时，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那几座球顶的观象台，它们的位置组合似乎有某种晦涩的含义，如月光下的巨石阵。在一种他在以后的一生中都百思不得其解的神秘力量的驱使下，他走向最近的一座观象台，

推门走了进去。

里面没有开灯，但有无数小信号灯在亮着，他感觉是从有月亮的星空走进了没有月亮的星空。只有细细的一缕月光从球顶的一道缝隙透下来，投在高大的天文望远镜上，用银色的线条不完整地勾画出它的轮廓，使它看上去像深夜的城市广场中央一件抽象的现代艺术品。

他轻步走到望远镜的底部，在微弱的光亮中看到了一大堆装置，其复杂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正在他寻找着可以把眼睛凑上去的镜头时，从门那边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声：

“这是太阳望远镜，没有目镜的。”

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苗条身影走进门来，很轻盈，仿佛从月光中飘来的一片羽毛。这女孩子走到他面前，他感到了她带来的一股轻风。

“传统的太阳望远镜，是把影像投在一块幕板上，现在大多是在显示器上看了……医生，您好像对这里很感兴趣。”

他点点头：“天文台，总是一个超脱和空灵的地方，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那您干吗要从事医学呢？噢，我这么问很不礼貌的。”

“医学并不仅仅是琐碎的技术，有时它也很空灵，比如我所学的脑医学。”

“哦？您用手术刀打开大脑，能看到思想？”她说，他在微弱的光线中看到了她的笑容，想起了那从未见过的投射到幕板上的太阳，消去了逼人的光焰，只留下温柔的灿烂，不由心动了一下。他也笑了笑，并希望她能看到自己的笑容。

“我，尽量看吧。不过你想想，那用一只手就能托起的蘑菇状的东西，竟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宇宙，从某种哲学观点看，这个宇宙比你所观察的宇宙更为宏大，因为你的宇宙虽然有几百亿光年大，但好像已被证明是有限的；而我的宇宙无限，因为思想无

限。”

“啊，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无限的，但医生，您可真像是有无限想象的人。至于天文学，它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空灵，在几千年前的尼罗河畔和几百年前的远航船上，它曾是一门很实用的技术，那时的天文学家，往往长年累月在星图上标注成千上万颗恒星的位置，把一生消耗在星星的人口普查中。就是现在，天文学的具体研究工作大多也是枯燥乏味没有诗意的，比如我从事的项目，我研究恒星的闪烁，没完没了地观测记录再观测再记录，很不超脱，也不空灵。”

他惊奇地扬起眉毛。“恒星在闪烁吗？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看到她笑而不语，他自嘲地笑着摇摇头，“噢，我当然知道那是大气折射。”

她点点头：“不过呢，作为一个视觉比喻这还真形象，去掉基础恒量，只显示输出能量波动的差值，闪烁中的恒星看起来还真是那个样子。”

“是由于黑子、斑耀什么的引起的吗？”

她收起笑容，庄严地摇摇头：“不，这是恒星总体能量输出的波动，其动因要深刻得多，如同一盏电灯，它的光度变化不是由于周围的飞蛾，而是由于电压的波动。当然恒星的闪烁波动是很微小的，只有十分精密的观测仪器才能觉察出来，要不我们早被太阳的闪烁烤焦了。研究这种闪烁，是了解恒星的深层结构的一种手段。”

“你已经发现了什么？”

“还远不到发现什么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观测了一颗最容易观测的恒星——太阳的闪烁，这种观测可能要持续数年，同时把观测目标由近至远，逐步扩展到其他恒星……知道吗，我们可能花十几年的时间在宇宙中采集标本，然后才谈得上归纳和发现。这是我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我想我会一直把它做下去的，用

一生也说不定。”

“如此看来，你并不真觉得天文学枯燥。”

“我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很美的事业，走进恒星世界，就像进入一个无限广阔的花园，这里的每一朵花都不相同……您肯定觉得这个比喻有些奇怪，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

她说着，似乎是无意识地向墙上指指，向那方向看去，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画，很抽象，画面只是一条连续起伏的粗线。注意到他在看什么时，她转身走过去从墙上取下那幅画递给他，他发现那条起伏的粗线是用思云山上的雨花石镶嵌而成的。

“很好看，但这表现的是什么呢？一排邻接的山峰吗？”

“最近我们观测到太阳的一次闪烁，其剧烈的程度和波动方式在近年来的观测中都十分罕见，这幅画就是它那次闪烁时辐射能量波动的曲线。啊，我散步时喜欢收集山上的雨花石，所以……”

但此时吸引他的是另一条曲线，那是信号灯的弱光在她身躯的一侧勾出一道光边，而她的其余部分都与周围的暗影融为一体。如同一位卓越的国画大师在一张完全空白的宣纸上信手勾出的一条飘逸的墨线，仅由于这条柔美曲线的灵气，宣纸上所有的一尘不染的空白立刻充满了生机和内涵……在山外他生活的那座大都市里，每时每刻都有上百万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在追逐着浮华和虚荣，像一大群做布朗运动的分子，没有给思想留出哪怕一瞬间的宁静。但谁能想到，在这远离尘嚣的思云山上，却有一个文静的女孩子在长久地凝视星空……

“你能从宇宙中感受到这样的美，真是难得，也很幸运。”他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收回目光，把画递还给她，但她轻轻地推了回来。

“送给您做个纪念吧，医生，威尔逊教授是我的导师，谢谢你们救了他。”

十分钟后，救护车在月光中驶离了天文台。后来，他渐渐意

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留在了思云山上。

时光之一

直到结婚时，他才彻底放弃了与时光抗衡的努力。这一天，他把自己单身宿舍的东西都搬到了新婚公寓，除了几件不适于两人共享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拿到了医院的办公室，漫不经心地翻看着，其中有那幅雨花石镶嵌画，看着那条多彩的曲线，他突然想到，思云山之行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人马座 α 星

这是医院里年轻人组织的一次春游，他很珍惜这次机会，因为以后这类事越来越不可能请他参加了。这次旅行的组织者故弄玄虚，在路上一直把所有车窗的帘子紧紧拉上，到达目的地下车后让大家猜这是哪儿，第一个猜中者会有一份不错的奖励。他一下车立刻知道了答案，但沉默不语。

思云山的主峰就在前面，峰顶上那几个珍珠似的球形屋顶在阳光下闪亮。

当有人猜对这个地方后，他对领队说要到天文台去看望一个熟人，然后径自沿着那条通向山顶的盘山公路徒步走去。

他没有说谎，但心里也清楚那个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她并不是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十年后她不太可能还在这里。其实他压根就没想走进去，只是想远远地看看那个地方，十年前在那里，他那阳光灿烂燥热异常的心灵泻进了第一缕月光。

一小时后他登上了山顶，在天文台那油漆已斑驳退色的白色栅栏旁，他默默地看着那些观象台，这里变化不大，他很快便认出了那座曾经进去过的圆顶建筑。他在草地上的一块方石上坐下，

点燃一支烟，出神地看着那扇已被岁月留下痕迹的铁门，脑海中一遍遍重放着那珍藏在他记忆深处的画面：那铁门半开着，一缕如水的月光中，飘进了一片轻盈的羽毛……他完全沉浸在那逝去的梦中，以至于现实的奇迹出现时并不吃惊：那个观象台的铁门真的开了，那片曾在月光中出现的羽毛飘进阳光里，她那轻盈的身影匆匆而去，进入了相邻的另一座观象台。这过程只有十几秒钟，但他坚信自己没有看错。

五分钟后，他和她重逢了。

他是第一次在充足的光线下看到她，她与自己想象的完全一样，对此他并不惊奇，但转念一想已经十年了，那时在月光和信号灯弱光中隐现的她与现在应该不太一样，这让他很困惑。

她见到他时很惊喜，但除了惊喜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医生，您知道我是在各个天文台巡回搞观测项目的，一年只能有半个月在这里，又遇上了您，看来我们真有缘分！”她轻易地说出了最后那句话，更证实了他的感觉：她对他并没有更多的东西，不过，想到十年后她还能认出自己，也感到一丝安慰。

他们谈了几句那个脑部受伤的英国学者后来的情况，然后他问：“你还在研究恒星闪烁吗？”

“是的。对太阳闪烁的观测进行了两年，然后我们转向其他恒星，您容易理解，这时所需的观测手段与对太阳的观测完全不同，项目没有新的资金，中断了好几年，我们三年前才重新恢复了这个项目，现在正在观测的恒星有二十五颗，数量和范围还在扩大。”

“那你一定又创作了不少雨花石画。”

他这十年中从记忆深处无数次浮现的那月光中的笑容，这时在阳光下出现了。“啊，您还记得那个！是的，我每次来思云山还是喜欢收集雨花石，您来看吧！”

她带他走进了十年前他们相遇的那座观象台，他迎面看到一架高大的望远镜，不知道是不是十年前的那架太阳望远镜，但周

围的电脑设备都很新，肯定不是那时留下来的。她带他来到一面高大的弧形墙前，他在墙上看到了熟悉的东西：大小不一的雨花石镶嵌画。每幅画都只是一条波动曲线，长短不一，有的平缓如海波，有的陡峭如一排高低错落的塔松。

她挨个告诉他这些波形都来自哪些恒星。“这些闪烁我们称为恒星的 A 类闪烁，与其他闪烁相比它们出现的次数较少。A 类闪烁与恒星频繁出现的其他闪烁的区别，除了其能量波动的剧烈程度大几个数量级外，其闪烁的波形在数学上也更具美感。”

他困惑地摇摇头：“你们这些基础理论科学家们时常在谈论数学上的美感，这种感觉好像是你们的专利，比如你们认为很美的麦克斯韦方程，我曾经看懂了它，但看不出美在哪儿……”

像十年前一样，她突然又变得庄严了：“这种美像水晶，很硬，很纯，很透明。”

他突然注意到了那些画中的一幅，说：“哦，你又重做了一幅？”看到她不解的神态，他又说：“就是你十年前送给我的那幅太阳闪烁的波形图呀。”

“可……这是人马座 α 星的一次 A 类闪烁的波形，是在，嗯，去年 10 月观测到的。”

他相信她表现出的迷惑是真诚的，但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波形他太熟悉了，不仅如此，他甚至能够按顺序回忆出组成那条曲线的每一粒雨花石的色彩和形状。他不想让她知道，在过去十年里，除去他结婚的最后一年，他一直把这幅画挂在单身宿舍的墙上，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熄灯后窗外透进的月光足以使躺在床上的他看清那幅画，这时他就开始默数那组成曲线的雨花石，让自己的目光像一个甲虫沿着曲线爬行，一般来说，当爬完一趟又返回一半路程时他就睡着了，在梦中继续沿着那条来自太阳的曲线漫步，像踏着块块彩石过一条永远见不到彼岸的河……

“你能够查到十年前的那条太阳闪烁曲线吗？日期是那年的 4

月 23 日。”

“当然能。”她用很特别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显然对他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个日期有些吃惊。她来到电脑前，很快调出了那列太阳闪烁波形，然后又调出了墙上的那幅画上的人马座 α 星闪烁波形，立刻在屏幕前呆住了。

两列波形完美地重叠在一起。

当沉默延长到无法忍受时，他试探着说：“也许，这两颗恒星的结构相同，所以闪烁的波形也相同，你说过，A 类闪烁是恒星深层结构的反映。”

“它们虽同处主星序，光谱型也同为 G2，但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关键在于，就是结构相同的两颗恒星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榕树，您见过长得完全相同的两棵吗？如此复杂的波形竟然完全重叠，这就相当于有两棵连最末端的枝丫都一模一样的大榕树。”

“也许，真有两棵一模一样的大榕树。”他安慰说，知道自已的话毫无意义。

她轻轻地摇摇头，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猛地站起来，目光中除了刚才的震惊又多了恐惧。

“天啊。”她说。

“什么？”他关切地问。

“您……想过时间吗？”

他是个思维敏捷的人，很快捕捉到她的想法。“据我所知，人马座 α 星是距我们最近的恒星，这距离好像是……4 光年吧。”

“1.3 秒差距，就是 4.25 光年。”她仍被震惊攫住，这话仿佛是别人通过她的嘴说出的。

现在事情清楚了：两个相同的闪烁出现的时间相距 8 年零 6 个月，正好是光在两颗恒星间往返一趟所需的时间。当太阳的闪烁光线在 4.25 年后传到人马座 α 星时，后者发生了相同的闪烁，

又过了同样长的时间，人马座 α 星的闪烁光线传回来，被观测到。

她又伏在计算机上进行了一阵演算，自语道：“即使把这些年来两颗恒星的相互退行考虑进去，结果仍能精确地对上。”

“让你如此不安我很抱歉，不过这毕竟是一件无法进一步证实的事，不必太为此烦恼吧。”他又想安慰她。

“无法进一步证实吗？也不一定：太阳那次闪烁的光线仍在太空中传播，也许会再次导致一颗恒星产生相同的闪烁。”

“比人马座 α 星再远些的下一颗恒星是……”

“巴纳德星，1.81秒差距，但它太暗，无法进行闪烁观测；再下一颗，佛耳夫359，2.35秒差距，同样太暗，不能观测；再往远，莱兰21185，2.52秒差距，还是太暗……只有到天狼星了。”

“那好像是我们能看到的最亮的恒星了，有多远？”

“2.65秒差距，也就是8.6光年。”

“现在太阳那次闪烁的光线在太空中已行走了10年，已经到了那里，也许天狼星已经闪烁过了。”

“但它闪烁的光线还要再等7年多才能到达这里。”

她突然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摇着头笑了笑：“啊，天啊，我这是怎么了？太可笑了！”

“你是说，作为一名天文学家，有这样的想法很可笑？”

她很认真地看着他：“难道不是吗？作为脑外科医生，如果您同别人讨论思想是来自大脑还是心脏，有什么感觉？”

他无话可说了，看到她在看表，他便起身告辞，她没有挽留他，但沿下山的公路送了他很远。他克制了朝她要电话号码的冲动，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她眼中不过是一个十年后又偶然重逢的陌路人而已。

告别后，她返身向天文台走去，山风吹拂着她那白色的工作服，突然唤起他十年前那次告别的感觉，阳光仿佛变成了月光，那片轻盈的羽毛正离他远去……像一个落水者极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草，他决意要维持他们之间那蛛丝般的联系，几乎是本能地，他冲她的背影喊道：

“如果，7年后你看到天狼星真的那样闪烁了……”

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微笑着回答他：“那我们就还在这里见面！”

时光之二

婚姻使他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但真正彻底改变生活的是孩子，自从孩子出生后，生活的列车突然由慢车变成特快，越过一个又一个沿途车站，永不停息地向前赶路。旅途的枯燥使他麻木了，他闭上双眼不再看沿途那千篇一律的景色，在疲倦中顾自睡去。但同许多在火车上睡觉的旅客一样，心灵深处的一个小小的时钟仍在走动，使他在到达目的地的前一分钟醒来。

这天深夜，妻儿都已睡熟，他却难以入睡，一种神秘的冲动使他披衣来到阳台上。他仰望着在城市的光雾中暗淡了许多的星空，在寻找着，找什么呢？好一会儿他才在心里回答自己：找天狼星。这时他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七年已经过去，现在，距他和她相约的那个日子只有两天了。

天狼星

昨天下了一场雪，路面很滑，最后一段路出租车不能走了，他只好再一次徒步攀登思云山的主峰。

路上，他不止一次地质疑自己的神经是否正常。事实上，她赴约的可能性为零，理由很简单：天狼星不可能像17年前的太阳那样闪烁。在这7年里，他涉猎了大量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知识，7年前那个发现的可笑让他无地自容，她没有当场嘲笑，也让